

樱树抽芽时，想你

人生的黄金时代总是藏在未来。

[日] 歌野晶午 著 赵建勋 译



葉桜の季節に君を想うということ

歌野晶午

【日】歌野晶午 著 赵建勋 译

【日】歌野晶午 著 赵建勋 译

【日】歌野晶午 著 赵建勋 译

【日】歌野晶午 著 赵建勋 译

【日】歌野晶午 著 赵建勋 译

樱树抽芽时，想你

葉桜の季節に君を想うということ

【日】歌野晶午 著 赵建勋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gwe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日】歌野晶午 著 赵建勋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樱树抽芽时, 想你 / (日) 歌野晶午著; 赵建勋译

.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0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399-8288-5

I. ①樱… II. ①歌… ②赵… III. ①推理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7181号

HAZAKURA NO KISETSU NI KIMI WO OMOU TO IU KOTO by UTANO Shogo

Copyright © 2003 by UTANO Shog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UTANO Shog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UTTLE-MORI AGENCY, Inc.,

Japan and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PRC.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 10-2015-123号

书 名 樱树抽芽时, 想你

著 者 (日) 歌野晶午

译 者 赵建勋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叶启秀 高一君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227千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3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288-5

定 价 45.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相 逢	001
古屋节子招致死尸成堆	055
再 会	067
黑道侦探成濑将虎	092
交 往	151
千绘姑娘	193
蜜 月	240
杀死久高隆一郎，其后	265
感情破裂，又重归于好	277
安藤士郎的活法	311
悲惨大结局	318
成濑将虎二十岁时的挫折	366
约 定	377

射精之后一动也不想动，就想这样趴在女人身上，尽情享受缠绵的睡意。

以前去医院看牙的时候，在候诊室读过一本女性周刊杂志，上面说，没有后戏的性爱，如同没有餐后甜点的晚餐。但是，站在男人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刚射完精，我连乳房都不想摸，就算她是詹妮弗·洛佩兹我都不想摸，更别说什么后戏了。被称为男人的生物，自伊甸园以来就是如此。

为什么我会发表这番议论呢？因为现在的我就是刚射完精，正趴在女人身上一个劲儿地喘粗气呢。

以下也是从某杂志上现趸现卖的理论。据说射精时消耗的体能，和参加一次百米赛跑差不多。二〇〇〇年悉尼奥运会上，以

九秒八七的速度跑完全程的莫里斯·格林，如果在冲向终点时忽然发现看台最前排坐着一位巨乳美女，会想去摸摸她吗？

女人全身湿淋淋的。在迎接高潮时，她的身体热气腾腾，哗哗地淌着汗水。现在，那汗水冷却下来，正在把我身体里的热量夺走。

我可以听到女人的心脏在平稳地跳动。当然不是用耳朵，而是用身体感觉到的。她的心跳通过肌肤传递给我，让我真实地感觉到自己还活着。虽然那跳动只不过在单调重复，却让人感到身心愉悦。人在母亲肚子里时，大概每时每刻都是这种感觉吧？

我真想就这样睡过去，等下一次睁开眼睛时，已经重新变成了婴儿。如果人生可以从头再来一次，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圆圆的月亮在云块间时隐时现。天空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一会儿白惨惨，一会儿灰蒙蒙，就像人的心情，很不安定。

四周一片静寂。云块浮动得那么快，可身旁那棵大树的树叶却没有丝毫动静，也听不见鸟啼虫鸣。

黑暗中，浮现出一只手电筒的光环。

寂静中，响起一阵“唰唰”的挖土声。

严寒中，男人吐出的气息是白色的，额头上却冒出大颗大颗的汗珠。汗水流过眼睑，流过面颊，流进脖子，流向腋下。身上的运动服紧贴在脊背上，像一名橄榄球运动员似的，腾腾地冒着

热气。

男人大汗淋漓地挥动着铁锹，像个机器人，有规律地一锹又一锹挖着土坑。

冷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三天，这一带特有的黑土变得潮湿而松软，男人毫不费力地用铁锹把土铲起来，抛上去。

云块散去，月亮再次露出圆圆的脸。眼前仿佛放着一台刚刚打开的巨型电视机，黑乎乎的屏幕上浮现出周围模糊的景象。

低矮的树丛屏风般伸展开来，大树前有好几个坟头，每个坟头的中央都插着一根细长的方木，方木四面很平整，上面写着梵文。原来是卒塔婆^[1]。

唸，唸，唸……

暗夜中，男人在挖掘墓坑。

男人缓缓回过头来，挥动铁锹的手却没有停下，只是把头慢慢转向身后。

云块间可以看到圆圆的月亮，惨白的月光照在男人脸上。

我打了个激灵，从梦中醒来。

或许是由于刚才太舒服了，我似乎被吸入了梦的世界里。

总算抵挡住可能使我再度陷入梦境的睡魔侵袭，我伸出左手

[1] 原指埋葬佛骨的塔，后指立在坟上当墓碑的塔形方木。（译者注。下文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摸到女人的身体，轻轻地抚摸她的侧腹，手指顺着肋骨往上滑，滑到胸部，用手掌包住了柔软的乳房。然后，我用右手理好她散乱的茶褐色头发，捏捏她的耳垂，又轻触沾着散发的脖颈，最后给了她一个轻轻的吻。那个吻非常非常的轻，就像小鸟在轻啄果树上成熟的果实。

啊，我是在干什么？难道是被只随意瞥过一眼的女性周刊上的文章洗了脑吗？我跟这个女人的性关系里根本不存在爱情，干吗还要如此忠实地为她服务？

我叹着气，像做俯卧撑似的撑起上半身，用膝盖顶着床，身体完全抬起，将阴茎从女人的身体里抽出，转过身子把手伸向枕边，抽出两三张纸巾，仔细地擦拭起来。

干脆服务到底吧！我又抽出两三张纸巾，塞进女人大腿间。女人害羞似的扭动了一下，转过身去。装什么纯情？贱货！你他妈的又不是处女！

我心里很不愉快，下床后捡起扔在地板上的短裤和衬衫，走向浴室。我长叹一口气，又是大骂“他妈的”，又是咋舌，走进浴室冲起澡来。

回到房间，轮到女人去冲澡了。看着她的背影，我心里又不痛快起来。还他妈的特地穿上了浴衣！刚才还赤裸着全身跟我交缠在一起，现在遮遮掩掩又有什么意义呢？虽说这是正常的女人心理，但我还是难以接受。

我把冲澡弄湿了的长发拢到脑后，用橡皮筋扎起，将自己的身体重重地扔进沙发，点燃一支烟抽了起来。要是能不跟女人做爱该有多好——每次结束以后我都会这样想。

可是，做爱这件事，整个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快乐和兴奋，一上床就会忘记所有的烦恼和痛苦。轻咬女人的耳垂，吸吮女人的乳头，抠弄女人的阴道……虽然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例行公事，不做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男人们还是乐此不疲，甘心奉献。射精的瞬间被难以名状的恍惚感所包围，紧接着就是仿佛在泥沼中挣扎前行了很久的疲劳感，最后则坠入无言的后悔。然而，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又想得到女人的身体了。如是往复，一遍又一遍。这就是男人的性。

浴室的水声停了。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女人都没有出现在我面前。扭头看了看浴室，她正对着镜子抹口红，之后又用梳子梳理她那茶褐色的头发。

我又点上一支烟。做爱后抽支烟可以说是莫大的享受，尼古丁粒子渗透到我体内，据说总数有六十兆的每一个细胞深处，让倦怠感转变成舒适感，脑血管的收缩就像把大脑抓在手上似的，感觉清清楚楚。明明知道抽烟会缩短寿命，但是，这支“事后烟”我无论如何都戒不了。

女人终于梳妆完毕，回到房间。“走吧！”我掐灭烟头，站起身来。女人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我假装没听见，戴上墨

镜，快步走出房间。

穿过寂静无人的楼道，两人一言不发地上了电梯。一楼大厅里也是空无一人，我们默默地走向大门。

自动门一开，热浪立刻迎面扑来，在开着冷气的房间里待惯的身体实在受不了。凶恶的太阳狠狠地照射着大地，我用手遮掩着额头，匆匆向停车场跑去。

车里更是地狱，比桑拿浴更甚，炙热的空气简直让人不愿吸进肺里。座椅几乎被太阳烤焦，烫得屁股生疼。发动车子以后，把冷气开到最大，一踩油门，很快就把情人旅馆甩得远远的。

五分钟过去了，车里连一丝凉意都没有。我的爱车是英国罗孚汽车公司生产，是一九八九年出厂的迷你轿车，不是德国宝马收购罗孚后生产的新迷你轿车，车身到处叮咛作响，似乎随时都会散架，冷气也时有时无。

副驾驶座上的女人时不时投来想说些什么的眼神，我手握方向盘注视前方，假装没看见。女人百无聊赖地摆弄起手机来。

沉默中，我把车开到目黑电车站附近，在一个公交车站旁边停下来，向女人道别。

“今天过得很快活，谢谢了，再见！”

可是女人根本没有下车的意思。

“你不是五点之前要赶回去吗？”我问。

女人转过头来，讨好似的盯着我。

“怎么了？”

“可以吗？”

“什么事？”

“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嘛……”

“哪个？”我索性装傻装到底。

女人低下头。“援助一下嘛……”说话声音很小。

喂，闹了半天你他妈的也是为了钱啊！援助一下？别开玩笑
了！那刚才算什么？你又是喘息又是呻吟，欲仙欲死的，现在却开口跟我要钱。该要钱的应该是累得精疲力竭为你无私奉献的我！有机会的话我得教教你日语。援助交际^[1]？美化也得有个限度吧？告诉你，你这叫卖淫！给我记住了，你他妈的就是个妓女！

不过，这些话我只是在心里想了想，没骂出口来。

“哎哟，你看我，不小心把这事儿给忘了。真抱歉。”我暧昧地笑了笑，从钱包里抽出一万日元。女人皱了皱眉头，看看我，又看看那张一万元的钞票，没伸手接。我撅起下嘴唇，叹了口气，又从钱包里抽出一万日元。女人马上像个抢匪似的，把两张一万日元的钞票抓在手里，胡乱往手提包里一塞，拉开车门，

[1] 指少女为获得金钱而同意与男士交往约会，即“学生卖淫”。

头也不回地走了，转眼就消失在嘈杂的人群里。

“妓女！卖淫女！”我破口大骂，猛踩了一脚油门儿，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尖厉的叫声，我的迷你轿车疾驰而去。

我喜欢女人，也喜欢性交。虽然会抱怨累得精疲力尽，也说不想奉献自己，但这些话刚从喉咙里跑出来，就又开始向往女人的肌肤。女人温暖，柔软，香气绵绵，令我陶醉，让我沉溺。性交不但使我兴奋，也使我镇静，使我犹如漫步云端，被幸福感包围。如果我是精神病科的医生，一定诊断说，这是希望回到母亲子宫的表现。不管怎么说，抱着女人的时候，我感到幸福，那幸福是至高无上的，尽管最后还是累得要命。

那么，只抱抱不就得了？如果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就不会累得够呛。这种意见不是没有道理，可男人的身体就是这么奇怪，一抱就想插入，一插入就想摆腰，到最后非得射精才算痛快。

不说这些了。其实，我追求女人的目的，并不只是想得到她们的肉体。我一直梦想着可以碰到这样一位纯情女子，跟她在一起不性交，甚至都不牵手，一起吃饭就快乐，通宵畅谈也不会感到厌烦。只要有一天不见她，我就会感到胸闷，感到痛苦，她在我身边，我就会感到安详。我希望这样的女子成为我的终身伴侣，哪怕人们嘲笑我是柏拉图式的恋爱，我也不在乎。

既渴望女人的肉体，又憧憬无性婚姻，这想法既自私又自相矛盾。我的身体里一定存在两种人格。

这个也暂且不谈。我渴望拥有可以震撼灵魂的爱情，所以我参加电话交友俱乐部，注册相亲网站，也参加相亲联谊会，还跟在路上碰到的女人搭讪，为的就是寻找我那从未谋面的心上人。

结果简直糟透了。

“给我钱！”“援助我！”“给我买个手包！”“这个月没钱了，帮帮忙！”“卡地亚的三连式项链好可爱，帮我出一点儿吧，两万就行！”“援助一下嘛，这个月的手机费帮我交一下嘛！”援助一下，援助一下，援助援助援助援助援助援助援助援助援助援助援助援助援助！

有的女人只不过跟我一起吃顿饭就敢张口要援助，这些死皮赖脸要脏钱的女人只能让人感到厌烦。今天在法式餐厅吃的那顿午饭还是我付的钱呢！

日本的女人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把卖淫改成援助的委婉说法，难道是表面柔弱内心坚强的大和女子优雅品格的表现吗？

刚才那个女人也是，在电话约好见面的时候没提一个钱字，结果还是为了钱。

如果用金钱换性爱，不如去洗泰国浴或去找职业妓女。她们都是专家，我不用费力气，就能享受到物超所值的服务。我躲开专家（虽然偶有利用）去找业余的，不外乎是想在身体结合的同时，也有心灵的沟通。可是今天这个业余的可好，比专业妓女更爱钱，服务质量更是差到极点，简直是她在享受我的服务。专业

妓女都比她有人情味！比她强一百倍！这个臭婊子！

尽管昨天被人耍，今天又幻灭了，但明天我还会去找女人！

我想找到一个能够震撼我灵魂的女人，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女人，一个不贪图金钱、不为物质所诱惑、超越肉欲、能与我心灵相通的女人。如果让我作个比喻，这种女人就是一朵开放在广袤原野里的纯情蒲公英。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依然抱着这样的幻想。

2

于是，我遇见了麻宫樱。说起我跟她戏剧性的相逢，首先得说说二〇〇二年八月二日下午四点四十分，我站在地铁广尾站二号站台的理由。

那天中午，我简简单单地吃过午饭，像往常一样走向位于白金台的健身俱乐部。

白金台位于东京港区，那里经常可以看到美丽优雅又年轻富有，被称为“白金夫人”的上流社会的太太们。她们坐在高大银

杏树下的露天咖啡馆，愉快地喝着高档红茶。白金台的主要道路是俗称“白金大道”的外苑西路，我隔天就要去一次的健身俱乐部就在外苑西路上一座大楼的三层，每次去都要练到大汗淋漓。

白金台毕竟是白金台。那个健身俱乐部虽然比较狭窄，但闷热的空气里除了汗臭味以外还飘散着“白金夫人”的香水味。当然，真正的“白金夫人”是不会光顾这里的，我只看到过一走路臂膀上的肥肉就会有规则地颤抖的中年妇女，还有长年坐办公室，白皮肤与黑腿毛形成强烈反差的公司职员，靠养老金过日子的白发稀疏的老人，以及穿着校服的中学生。

很多人参加健身俱乐部的目的不过是找人聊天解闷，我可不是这种人。我纯粹是为了锻炼身体。要想尽情享受性爱的快乐，就得搞好健康管理。请别误会，我锻炼身体的主要目的可不仅如此，这最多占两成，还有八成是为了胜任我的工作。我是一名职业保安，柔弱的身体可经不起风吹雨打。

除了练出硬邦邦的六块腹肌，我还可以躺在板凳上轻松地推举八十公斤重的杠铃，这也是我认真锻炼的另一个证据。不要觉得八十公斤算不了什么，那可大大超过了我的体重。要知道，任何人举起超过自己体重的杠铃，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好了，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说说发生在八月二日的事情。

由于正值暑假，俱乐部里突然涌进很多学生模样的人，健身

房里乱糟糟的。这种情况下很难集中精力锻炼，而精力分散容易导致受伤，于是我离开俱乐部的时间比平时早了一些。尽管如此，我也已经做了躺举、抓举、挺举，折腾了近两个小时。

我冲完澡，把长发拢到脑后，用橡皮筋扎起来就往外走。走出大厅的时候，一个光秃秃的脑袋上缠着印花头巾，看上去色迷迷的家伙靠近了我。

“成濑学长！您辛苦了！”这家伙叫芹泽清，大家都叫他阿清，也是这家健身俱乐部的会员，两道又粗又黑的眉毛呈八字形，趴在小眼睛上方，看上去真叫人恶心。他厚脸皮地向我伸出手。

“干什么？”我看都没看他一眼，掏出一支烟叼在嘴上。

“干什么？我说学长，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阿清双手合十，冲我连连作揖。一看这家伙的嘴脸就知道他是个软骨头。在健身房里，他从来不碰杠铃、哑铃之类的健身器具，只会蹬蹬健身脚踏车。他最喜欢挤到女人堆里跳摇摆舞。

我叼着烟打开挎包，掏出一个蓝色塑料袋递给他。他接过去，向塑料袋里瞥了一眼，嘴角立刻贪婪地耷拉下来，傻乎乎地一个劲儿用食指摸他那仿佛被垃圾车碾扁的癞蛤蟆似的塌鼻子。

“谢谢您，学长！”阿清喜笑颜开。

塑料袋里装的是色情片录像带。这小子可谨慎，怕出租黄色录像带的地方不借给他，每次都求我帮他借，他再来我这里拿。

阿清叫我学长，并不只是因为我比他大七岁。他现在是东京

青山高中的在校生，而我是从该校毕业的。我跟他是在这家健身俱乐部认识的，由于是校友，回家路上会一起喝杯茶，到便利店买点零食，偶尔我也摆摆学长的谱，请他到六本木去喝酒。

“什么事让你们这么开心？”身穿紧身运动衣的健身教练高村结花笑眯眯地凑过来问道。结花今年春天刚从体育大学毕业，从长相到说话的口气都还稚气十足。

“没什么。”阿清说着拉开了挎包的拉链。

“录像带啊？给我看看。”

阿清赶紧把黄色录像带装进挎包。

“色情片。”我小声对结花说。

结花吃惊地瞪大眼睛看着我。

“什么色情片？明明是希区柯克^[1]！学长，求您别再说这种容易引起误会的话了。”阿清瞪了我一眼，转向结花，“对了，结花老师，好久没看到小爱了，她几点来？今天晚上来吗？”

“小爱？小爱是谁？”

“久高爱子啊！”

“哦，久高爱子啊，久高爱子好像要休息一段时间。”

“为什么？”

“好像是身体不太好。”

[1]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1899年8月13日—1980年4月2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的导演、编剧、制片人、演员。